

書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六

真宗皇帝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祚符九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聖學經筵

咸平元年正月召學官崔頤正侍講上召至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自是日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辰後御後殿視事或先軍士日中而罷宿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宿分
咸平元年七月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大禹

謨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工部侍郎呂文仲為侍讀國子監祭酒邢昺為侍讀設其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呂對詢訪或至中夕為常

天禧元年正月召馮元侍講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祥符八年二月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易秦卦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說賜五品服

三代而上傳家之法備而傳心之法為尤詳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易而子孫之成德也亦易三代而下傳家之法既略而傳心之學不復續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難而子孫之成德也亦難惟本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高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講易乾卦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之徒皆極一時之選也

祖宗家
學得人
聖翰

祥符三年三月上出御製示輔臣謂王旦等曰自
北鄙修好邊事不備而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上
著文自誓置之左右乃出貴廩食吟軫田夫吟念
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先是王嗣宗言翰林楊億制詔錢惟演倡和宣曲
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跌
蕩乃下詔風勵
大風之歌其高帝霸心之所存乎秋風之歌其

漢武悔心之所存乎蓋帝王之文不當以文論
當以心論以我真宗之本心可知矣此書不載
慶雲之歌而載明良之歌也至於下詔戒詞臣
浮靡是又以人文化成天下者也變天下之文
自朝廷始變朝廷之文自人主之文始人知西
崑之體變於毆陽倡古文之時而不知已源流
於此時矣

正紀綱
載外戚

杜女謁

抑宦官

咸平元年十二月嚴牧守選秦國長公主嘗為其

子壻求正除近京刺史止曰牧守親民之官係朝廷公議不許

咸平六年十二月壽春縣主言夫兄紹卿掌芻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駙馬石保吉嘗訴僕夫婦盜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除尚食使兼醫官院事又因雍王求刺郡上曰末技之流不可任郡命樞密院戒之

祥符六年正月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舊制凡內

臣出使敢妄奏他事伏軍令

祥符八年七月郭崇仁雖外戚章穆皇后弟朝廷未嘗

過推恩澤自是十年不遷

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官闈有官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官闈始自古天下未嘗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嘗無乞恩澤者自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抑於天子不待抑於大臣抑於內朝不待抑於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真宗紀綱自仁宗正於內朝

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寄諸中外之公議於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祖所以正紀綱也仁祖紀綱正於大臣至於熙豐崇觀之大臣安石蔡京之流能借冢宰摠六卿之說以為專權之地不能明冢宰摠六卿之說以為正宮闈之本固有因外戚宦官而畜權寵者此三百年治亂之根也

崇節儉

禁奢侈

咸平二年五月禁泥金鋪翠之飾張齊賢請先責大臣之家

祥符元年二月禁銷金塗金進御服用物以為飾後宮杜氏嘗服之上怒令出家於是天下無敢犯者

咸平二年三月却貢獻

咸平之禁齊賢請自大臣始祥符之禁真宗先自宮闈始上下各任其如此當咸平之申明法禁所以勵風俗祥符之後奸臣方以富侈媚其君而上乃明金翠之禁則知封禪之侈天書之詐皆非真宗之本心也丁謂小人言天書詐請封禪

求直言

至道二年五月求直言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略曰
去 未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
饋運糧草陝西二十五州不勝困敝臣以 地震
方位既在關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萬一關輔有
變則臣虜西川復保劍關之危南方復恃長江之
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
者似恕容奸惡者似仁蘊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
似智好詆訛者似直植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
忠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

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

負外即刀術上疏略曰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毋
施於君子毋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樂毋以血氣
方剛而惑於聲色

以王禹偁知制詔初知揚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
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艱難
選舉四曰沙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咸平元年四月旱求直言

二年閏月旱求直言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踐祚
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

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虜未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宜設備以禦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又言不任人無以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舍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

咸平三年十一月復轉對

景德三年四月復轉對

咸平四月正月命官詳中外封事

馮極陳

詔閣門

封事畫時進入防稽緩也選從官

知登聞院慮壅

蔽也

以真宗繼太祖太宗之後兵未至多吏未至冗僧牒未鬻而緇黃亦未熾也而王禹偁言之貽謀之初冗官之負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濟言之當時私賞未至於及小人私罰未至於施君子聲色遊逸六事何有也而刁術言之豈憂治危明職當然耶然正觀十年諫者何多正觀

十年以後諫者何少方諫者之多雖裴知之倭
變而為忠及諫者之少雖房元齡諫用兵役之
亦僅發於垂死之言景德祥符以後王欽若唱
神道設教之說丁謂唱大計有餘之議而天書
降矣當時豈復有禹偁田錫之言哉景德以後
上溺於符
瑞故諛
言易入

弭天變

却祥瑞

咸平二年三月絕貢獻

禁獻珍禽珍獸及諸祥瑞上曰稼穡雖稔且得賢
臣乃謂瑞也

咸平元年二月慧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

呂端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

一方耶

以豐稔得賢為瑞此得太宗不喜芝草之心也

因慧變而却分野之說此即趙普上疏之意也

然自景德以前一瑞不敢賀一灾不敢忽我真

宗之本心景德以來奸臣初意不過欲排寇公

耳丁謂陷於是請行封禪以誇示夷狄雖天書

之詐而士大夫無敢言其非者矣天禧三年雖

昇州之火而士大夫爭奏符瑞者矣祥符二年

昇州火

此李文靖曰奏水旱告其君則元城所以稱其為真宰相王文正所以稱其為真聖人歟

祥符九年七月蝗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

朝率百官賀王旦固稱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

蝗蔽天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

咲耶執政指

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

愛蓋君之所以自愛寔災異警之之力也當群

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究之水江淮之旱內城

之火京師之蝗層出非人君不知愛君而

天愛君乎

丁謂貢諛不知愛君故天出災異以儆君

天降書

群臣言符命請封禪

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大赦改元

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月

月見神人云

王旦等凡五表請封禪上一問三司

使丁謂曰大計有餘議乃決待制孫奭曰天何言

哉豈有言也四月朔天書降於大內作王清昭應

宮以奉天書

八月天書降於泰山醴泉亭

王欽若所奉也

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禪禮先是御史趙湘請封禪

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因請封禪又言封

禪當得天書又言天瑞前代盖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北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毋不可欽若遂以上意喻旦遂勉從之召欽若於內賜以尊酒歸視乃珠子也且自不復持異

祥符二年四月吳州火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賀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猶足以為治道言哉立前後上四十餘事是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以丁謂言之

群臣多言不可謂對上言未有皇嗣故建宮於乾地以祈福王旦等遂不敢言知制誥王曾以工役煩費勞民極陳事之不便者有五乞減用度以寬民力

四年正月上如河中府上將西祀會歲旱龍畝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纔畢東封更欲西幸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又上疏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

辭厚弊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
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 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為奸臣佞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
痛哭也時群臣數奏符瑞夔復上疏言方今野鵬
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卒皆稱賀將以欺上天
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
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
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岳嘉禾異草後然省
方哉夔言功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等語上亦不罪也

二月祀后土地祇於睢水上

五年十月聖祖降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

王以

且為之

十二月置景福殿使

以劉承珪為之

作景宮奉聖祖

七年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孫夔上言陛下對
禪泰山祀汾陰又將祠太清宮外議以為陛下事
事效明皇極言明皇禍敗之跡

五月刻天書

王旦王欽若為刻玉使

天禧三年三月天書降乾佑山中夏四月迎入內
寇準鎮未興軍朱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托

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蓋能使之也孫奭
時知河陽上言朱能奸險小人天下皆知能所為
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

上初即位李沆日取水

細事沆曰人君當使知人問疾苦不然氣血方

剛不畱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用兵禱祈之事作

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

之降成於欽者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

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居相

府亦以朱能之天書而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

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真足以破人主之

惑

真宗惑於天書雖真王旦寇準不敢諫當時

力功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咸平五年十一月郊有司言經費繁重請行謁廟

之禮上謂所省幾何非寅恭事天之道詔非禋祀所

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有奇

此景德以前未行封禪之禮故朝論如此

理財計會計錄

咸平元年四月蠲逋負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

一又謂輔臣日宜悉取民弊者為條目大事隨宜

減省小者即為除免

咸平五年二月禁有司以羨餘為課

咸平六年六月併三司置一使

今寇準領之

三司使不

相搃統各求克濟以促辦為務至於出納移用均

會有無則動相違戾交撫利病至是併為一使

上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鹽鉄使陳恕久而

不進上嘗使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羨恐生侈心上聞而善之

祥符林特上會計錄

景德二年禁增酒權四年八月丁謂上景德會計

錄乞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

謂上景德會計時為三

天禧二年以李士衡為三司使上作寬財利論賜

之士衡方進用

皇祐之祿不上於田况則所出多於所入其誰

知之元祐之祿不作於蘓轍則一歲之入不

足計一歲之出其誰知之真宗欲知中外錢穀

之數而陳恕諾而不進何耶盖時方多事公

殫竭使人君知此則必知節浮費崇儉德一役

不妄興一賞不妄增至於時方承平府庫充溢

則易以動人君之侈心故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而封禪足林特上符祥會計錄而天書成矣至

此而後知陳進公之遠慮也丁謂林特上會計錄所以動人君之心

後蓋嘗考我朝之用度所入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且以至道

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且以至道

末年計之至道中摧酒稅歲錢一百二十萬貫

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而鉄錢不與

為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課鹽錢

七十二萬餘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餘貫

至道中歲鑄錢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

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

歲一郊費五百餘萬貫景德郊祀費七百餘萬

貫祀汾陰上寶冊不預焉至道末所出皆不過

二千餘萬貫至天禧末天下摠收二千六百餘

貫摠費錢二十七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不與焉

至此益信陳進公之為君子而丁謂林特之真

小人矣

宰相執政

咸平元年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三年十一月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

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真至朝會被酒

失儀罷相

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準相傾何耶君子可以知相業之優劣矣

四年以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為皆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十月向敏中罷張齊賢貶

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與

寇準相傾世以此少之

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舊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宜兼兩省侍

郎先是翰林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

書遺忘舊制至是始改正之

咸平六年九月呂蒙正罷

蒙正風眩疾上命駕臨問力求罷不許表七上

乃得請

景德元年七月李沆罷

上臨問方還官而沆卒趣駕再幸其弟哭之慟

上之初即位也日取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為細
事沆日人君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
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此參
政他日之憂也上嘗問治道所先沆曰不用浮躁
新進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
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沆自言居位誠無
補萬分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
耳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曰保吉因緣
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沆卒數日
乃拜焉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沆久未用準以問

沆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

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之在人下乎沆咲曰他

日當思吾言讀論語趙見太祖朝普宰相門

國初立相謀王斷國多重厚質寔之士而養成

重厚質寔者之風寔沆之力也觀其日以水旱

盜賊入奏所以格君心至祥符行封禪之時而

始驗其不用曾致堯梅詢輕薄之流所以養成

人才至仁宗多得重厚之士而始驗其抑丁謂

之才所以絕小人至寇準得貶之時而始驗其

四方言利害者未嘗一施行所以維持治體至

荆公輕變之時而始驗此國初相業所以為第一流也然朱文公嘗謂本朝弊事皆自李沆抑四方言利害者積得來則其尊守太過亦不能無所偏也中間論李沆賢相料事之明未引朱文公斷有抑揚邵氏聞見錄曰趙普為相於聽座屏後置二甕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則焚於通衢李沆為相凡建議務更張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執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若王荆公之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益信趙中令李文靖得相之體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議論更張一切不用二公真賢相

景德元年六月以畢士安寇準為平章事

上欲用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嘗謂士安曰準好剛使氣柰何士安曰今此我尚跳梁者準正宜用之

景德三年二月寇準罷以王旦為平章事準罷為刑部尚

書出知契丹既和準頗矜功王欽若深害之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狎耻之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其有功何也由是上遇寇準衰講又見契丹門嘗

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薄進準却不視日宰相所以器百官進賢退不肖為用例旦入謝上曰寇準

以國家爵賞邀求虛譽無大臣體王旦父王祐知其必至公輔千植三槐於庭以為職及言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我朝善守格例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破格例者無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攷其成效驗其用人則破格例者誠不若用格例者之為愈也設然寇準以公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君子也王安石諸人以私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小人也抑安石嘗置中書條例司馬光譏之曰宰相以道佐主苟事

皆檢例而行之晉吏可為宰相何擇也如温公所言則安石亦欲循格例乎盖温公亦未知安石用心之所在徒見其編修條例則謂之檢例耳不知安石正以用例為非而盡破舊例以立泣温公以言譏之是助之耳此又不可不知也安石作條例正所以破舊例與李沆王旦諾賢相用格例大異上命寇準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君子內則小人外小人內則君子外當寇準之

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阻其議則出於天雄軍
及欽者之用國事也恐寇公有以奪其訛則亦
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
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虜使

聲名

祥符四年幸呂蒙正第因問蒙正卿諸子孰可用
曰臣子皆豚犬耳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景德四年閏月立中書密院互報法事閔重機民
政者必互相閔報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
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不相知也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

已國初宰相都提舉司發運使又以宰相兼樞

密使其意微矣自主顯用事太宗廟一日六召

中書不聞於是有岐溝之敗雍熙三年事見

是中書用楊士元通判而樞密又令之掌庫正

狻 熙寧初趙德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

密不知此蓋不相通之患互報之法不可以不

立也仁宗朝范鎮言欲令中書與報密院三司

祥符五年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六月令密院修

時政記從王欽
若之請

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嘉之
故復相

五年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事樞密使

儒臣領樞密院使相始此

國初密院多以武臣為之故與中書分文武為

二府判軍民為二政今以儒臣領之此中書密

院互報法所以可行也

二月以丁謂參知政事

王欽若所薦也欽若與丁謂劉承珪陳彭年林

特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

初王旦欲令李宗諤為參政故事參政謝日賜

物幾三千緡欽若密奏旦欲得宗諤所賜物以

償已債上遂不許

祥符七年六月王欽若罷

傾巧矯誣樞密副使馬
知節薄其為人每奏事

必懷數奏以已意稱上旨行
之知節日懷中奏何不盡出

是月以寇準為樞密院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旦

又薦夏竦為判官教有正論旦喜之及為判官即

附會邪說佞倖求進

使丁謂止於轉運王欽若夏竦止於判官則未

必不以君子目之三人言事其始為小官皆好
後乃變節事寔見察刑獄蠲逋負門不幸官至政府德薄而

位尊反使小人之名遺臭於萬世惜哉

祥符八年四月寇準罷上問旦誰可代卿張詠馬
亮何如皆不對旦曰無若寇準上曰寇性剛褊更
旦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旦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旦曰臣久在相位闕失必多準
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
於旦求為使相旦曰使相豈可求且吾不受私請
準深恨之及是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準入

見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出曰王同年大
度如此

魏能性剛則用張銳善孰以濟之見閔寇準任

氣則用畢士安王文正以鎮之真宗善於用

將相也如此先是準惡林特之邪奸數與忿爭

安石而後見也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

勝北熙寧一陰潛萌則北不足以勝南南北風
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

九月王旦薨旦性冲淡寡慾奉身至薄不為宗戚
求官柄用十八年為相二紀接物若和易而風格

峻整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信及見王欽若
丁謂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
嘆曰李文靖真聖人趙德明嘗乞糧西夏李繼廷
日已敕三司在京積穀豈萬可遣衆來取德明受
詔曰朝廷有人劉承規來節度官旦曰典故所無
不可聽也後將有求樞密者邊肅嘗坐賊貶向
敏中謂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近
臣坐職豈得更深退耶必欲用湏旦死可也
旦匿名迹遠權勢後使官修真宗寔錄內得出
奏章乃知朝廷上多旦所薦

嘗完觀國朝自天禧以前一變一契之謠未興
也大范小范之名未出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
也君子小人之黨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馬知
節之徒自足以養天下之氣節湖海陵之學未

興也安定先生穆尹之古文未出也穆伯長

祥符九年正月以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
使旻時為任馬軍副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
兵惧謀變上密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帥
臣何以禦衆急捕謀者則振驚都邑莫若使旻解
兵柄則反側者自安上喜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 王旦善處軍變

天禧元年秋七月王旦罷

以疾求罷職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薛奎

嘗為江淮發運辭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

真宰相之言張士遜為江西轉運旦謂曰朝廷權

利至矣故士遜所至未嘗敢興利

當祥符天禧之間宮室之役興禱祠之事起則

惟患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國家之用而王旦且

戒發運以東南民力竭戒轉運以朝廷權利至

矣其真宰相之體欵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用王欽石旦

言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

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曰為王子明故使我

作相晚却十年

康節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

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

待王蘓父子之文章未盛也 蘓洵蘓轍 二程兄

弟之學業未著也 程順 而楊王元之之文自足

以潤色國家之制度盖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

李沆 抑浮華而尚質寔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

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魯之重厚臺

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
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雖縉紳之議論臺諫
之風采義理之學科舉之文非若慶曆以來
炳々可觀而紀綱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
不賈官不冗士不浮雖慶曆之盛亦有所不
及也真宗廟李沆王旦大臣倡列皆重厚
天禧三年王欽若罷人有言其受金又與道士善禁書者往來故罷以寇
準同平章事丁謂參政嘗會食羨污準鬚謂起拂
之準咲曰參政國家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
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

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
以寇準為相而丁謂為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
可共政也然準當是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
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陽河堅求補外此上策
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次也朱能獻天書
能與官官周懷政書勸準與能合後丁謂并發
天書事詔捕朱能擁眾叛窮蹙自殺準坐能
州司馬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
準不悟何耶

四年四月寇準罷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馮拯樞
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

是月寇準貶時上嘗不豫準嘗請問言太子人望
所屬願傳以神器謂不可以輔少主既而被酒漏
言謂等惧力請罷準初內侍周懷政嘗與上謀以
太子監國及準謀泄懷政謀殺謂等遂誅懷政貶
寇準有欲并責太子李迪曰陛下有幾子乃謂如
此計謂等并發天書事捕朱能準坐再貶至道州
言咲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三絀皆非上本意歲
終上忽問左右曰吾日中久不見寇準何耶左右
皆莫敢對上崩乃貶雷州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

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李
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

可使在人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忍盡絕
上乎
小人之心至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
其力而後止此準所以重得貶也然準雖可貶
而準之心則不為之少貶

十一月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
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
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
樞密副使迪爭之引手板欲擊謂、走得免乃各
降秩一級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因賜坐謂
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

是月詔兩府會議資善堂詔令取旨事如故自餘
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行訖奏初議欲令太
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迪曰太子監國非古
制耶

十二月賜輔臣手書諭以輔導儲嗣之意太子雖
聽事皆決於后錢惟寅后戚也王曾說惟寅曰
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
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
安劉氏也惟寅以自后兩宮由是益親
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寅用事於中丁謂擅權

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
朋黨植狽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
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窟丁謂而
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乾興元年二月上崩於延慶殿皇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為太后軍國事權取太后處分時中外洵
洵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曾請太后坐左皇
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后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
見群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
悉令雷允恭傳奏官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宦者

禍端兆矣謂不聽是月寇準李迪曹瑋竄出準雷州司

戶迪衛州團練使瑋知萊州皆丁謂之謀也王曾疑責太重謂

孰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盖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用王曾之謀

初王曾以計給同列請獨對直言謂色藏禍心

今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欲併誅謂馮

極為之請乃止行降職尋貶謂崖州司戶皇堂即擅

移陵寢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七

真宗皇帝

制詔 翰林

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知制誥故事入西閣皆中

書召試制詔三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

不召試而命焉

十一月以王禹偁知制詔禹偁詞意敏澹鋒氣峻

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雖履

危困封奏無輟

咸平四年三月以楊億知制詔上欲用梅詢李坑

言於上曰詢險薄不可用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
太宗召試特授秘書正字令就秘閣讀書侮每為
文揮翰如飛不加點竄門人傳錄疲於應命

祥符六年六月楊億罷初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

億草制使丁謂喻旨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

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不草冊時欽若驟貴億素

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已右日相與

譖之上謂王旦曰億性峻直無所附會文章學

問無及之者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

文有正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天禧五年正月劉筠為翰林學士見丁謂久擅權

不草為復相制曰奸人為相安可一日居此乃求

外任

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必本於忠風俗涵養

之久則其大勢必趨於文故呂文穆王文正以

誠寔朴厚之風鎮宇內呂蒙正而楊大年王元

之輩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潤色皇猷黼黻雲漢

矣然而崑之體未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

經學盛必至歐陽公尹師魯而後古文興必至

伊洛關湖而後道學明是豈一日之積哉而王

楊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人物冊后之舉
富貴可立俟也而不草劉后之制拜相之麻權
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之制又豈可以文章
之士待之哉

王元之楊大年知制誥
稱職億字大年

史館

祥符五年六月令樞密院修時政記

故事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

記至是王欽若請別撰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天禧四年十一月編聖政錄命錢惟寅等取時

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編之

令樞密院修時政記猶可也而別編盛美之事

則不可

詔錢若水修

太宗寔錄時李宗諤預為上曰自

太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恐子為

父隱何以傳後除宗諤不可

以李昉之子宗諤而脩 太宗寔錄 真宗猶慮

其隱父之事以章蔡之修 神宗寔錄乃用王

安石日錄則 神宗末年之悔與安石不盡之

奸皆無所考矣此陳堇中尊克集所以作也

陳堇

尊克集蔡卞用王安石日錄修 神宗實錄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

宗正

玉牒

祥符六年正月以屬籍為玉牒尋置宗正寺修玉牒名皇朝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臺諫

天禧元年二月增諫官御史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或有急聽非時入對

咸平四年三月命御史正名舉職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史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乃以張奐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之

越明年夏御史知田錫又言臺官共有二十一人皆差使在外請令三院御史各歸本職

御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外臺御史為內

臺外臺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內臺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內朝而出外不惟侵外臺之權似無以振內臺之綱也故自太宗令轉運兼按察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內

朝正

內外臺紀綱

咸平六年十二月田錫卒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上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

東坡嘗序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來至咸平可謂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之時利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孝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是而觀

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之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過而所言已畧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嘗建言而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發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孝臣子之志也

東坡發明由錫忠諫之心

監司定監司舉主賞罰

咸平元年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嘗語參政李至曰凡舉官宜先擇舉主以類取人今外官轉輸之

任最切卿等可先擇人而今舉之
越明年河南轉運使宋博經制饋餉以幹治稱
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咸平四年正月詔議轉運使賞罰

從秘書查道乞

令使回具任內曾薦才識者若干
朝廷議其臧否以為賞罰從之

景德元年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能否第為三等

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
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定監司舉王賞詔運使提刑

所舉官如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特獎舉主又謂
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常亦弗
及非所以為勸故有是詔

分天下為郡縣摠郡縣為一道而又摠諸道於

朝廷委郡縣於守今摠守令於監司而又察監
司於近臣此我朝內外之綱紀也故欲擇守

令必責之轉運欲舉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

坐之罰又定舉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

行而紀綱正矣然賞罰但行於已舉之後舉官當

擇於未舉之先蓋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惡各

以類至此真宗所以先擇後舉也擇舉主

館閣

天禧五年十二月置同勾當三官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咸平中命內臣劉宗超監館閣番籍至是丁謂改曰勾當公事內臣遂與舉主同職

王文正用則劉承規不得為節度官者劉承規求為節度王旦曰典故所無不可聽也丁謂相則內臣與學士同職蓋君子與小人異而小人與閹官為一體也

太子官屬

祥符三年四月皇子生後宮宸李妃所生也是為

仁宗八年十二月皇子冠進封封壽春郡王尋置壽春

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之初大臣欲以二人

為翊善紀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拜受故

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張士遜

嘗對王旦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是

耶士遜愧謝

九年十二月詔以王子就學之所名賓善堂上作

記刻石於堂中

天禧元年宰相王旦以疾求解職上曰方以大事

托卿而卿疾如此柰何因令王子出拜旦言皇子

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二年八月立昇王為皇太子賜以元良箴 謁太
廟日有左右珥黃雲捧日

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學士同其學
讀書讀禮同其書樂正司成同其師蓋於學則
又所以同其禮夫為君之子而下與士齒無非
所以養盛德性陶毓氣質以為異日天下國家
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騎逸易縱者所
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

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未為君之日也後
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儲德之當養世子
得以臣其宮之僚屬而輔翼東宮之官如與僚
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王
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
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
明則驕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功夫必以誠敬為
入門也

貢舉

咸平元年三月賜舉人等自淳化五年停貢舉至

是舉行之是年始詔知舉官親屬別試別院試始此

三年三月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

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併諸科所擢凡千八百餘

人其中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

所未有也

四年四月策制科三人

五年三月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

九經諸科百八十八人陳恕知貢舉所取甚少諸州

舉送官被黜責甚衆

景德二年三月親試舉人得李迪等二百四十餘

人特奏百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揚渥及禮

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

韵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並不

令就試王旦議落韵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

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

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卒如此

四年十二月令禮部糊名考校陳彭年與晁迥等

更定條制設閔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諸托然

置中利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祥符八年三月親試舉人是歲禮部初置謄錄院

天禧三年親試舉人魯宗道言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議以念誦為工乃召進士兼取論策諸科能明經者別與考校郭楨匿服赴學連坐同保有司欲脫王洙保之不願易也

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太宗在位二紀登科近百人真宗時一歲至有千八百餘人當世道寬平之時法今簡約上之人雖不多為塗以開其紛爭之習亦不狹為之塗以抑其好進之心是以考察之法雖不求詳而自不容於畧也收取之門雖不求寬而自不容

於狹也自糊名之法始於景德騰錄之法始於

祥符同保連坐之法嚴於天禧法令雖密所取

非人望矣

陳彭年知舉

然猶未至盡委之法賈邊之

皆經旨以立異黜之李迪之偶失韵以越格收之

朝廷議論貞寔如此故王洙寧受同保連坐之罪而不辭則人心風俗其淳厚尤可想也

景德二年秋復賢良等六科

漢置賢良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賢良三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才其後也廢賢良而置宏詞惜哉

求隱逸

咸平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赴闕命為右司
諫直詔文館明年復還山有譏放循默者上曰放
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
十三篇

祥符三年正月遣使存問隱士李瀆魏野皆隱居
不仕上之祀汾陰也或薦其隱操特命使召見並
辭以病上復遣中使存問焉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

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

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

种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

者不願為公侯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

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概

豈不動人主欣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

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

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

建學

祥符二年二月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賜應天府

書院額

州郡置學始此

閱武

咸平三年十二月籍河北強壯

以李繼遷擾邊

咸平四年九月置陝西保毅保捷軍詔陝西民家

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緣邊軍

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咸平六年九月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高瓊

閱習陣勢上都行伍整肅甚喜頌瓊曰昨日村民

皆為銳旅擢材武特異者三十人

咸平六年六月出陣圖示輔臣曰三路大兵悉會

定州寇來堅守勿逐又曰魏能性剛張銳善熟故

使銳佐能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薦者同事餘

皆類此

置陝西之軍以防西虜置河東河北之軍以捍

北虜募近京之兵以壯本根此國家之常事而

便殿閱試之乃太祖太宗之舊典也自此

以後不復有閱試之法矣故景德之時雖有西

北之警而中國無後憂慶曆雖以元昊稱臣北

邊講解之後而中國常若有旦夕之警亦兵冗

而不精也

太祖太宗閱試武技

馬政

咸平三年九月置郡牧司以陳堯叟為制置使掌
內外廐牧之事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
領
元禧元年七月散監牧馬肘仍歲旱蝗向敏中言
國家監牧馬數萬廣費芻粟若令出賣散於民間
緩急取之猶外廐耳

國初之馬市之於戎而養之於官自天禧以後
向敏中建議不欲養之於官而養之於民夫市
之於戎則中國蒙其利養之於民則生民蒙其

害今養之於民固外廐也然惜一時之費而忘
百年之備緩急將何所恃哉不惟有害於民而
且無益於官此說一行王荆公所以有保馬戶
馬之法也
向敏中養馬於民之說所以
問王荆公保甲戶馬之論

方田

咸平六年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
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鹵
軍界並為之

先是陝西轉運劉綜亦請於鎮戎軍城四面置屯
田無寇則耗寇來則戰

恤民

置倉

蠲稅

免丁

決囚

咸平二年十月置福建惠民倉令諸路轉運司申

淳化惠民之制

太平年號

豐則增價而糶歉則減價而

糶福建路倉至是始置

咸平三年四月蠲潭州地稅等征從知州李允則

之請也會歲饑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司以

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賜詔

嘉獎及還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

祥符四年七月江淮水免閩浙湖廣身丁錢丁謂

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

務正為澤及下民但端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

足

祥符六年七月除農器稅初知濱州呂夷簡請免

稅河北農器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

哉乃詔諸路並除之

景德三年四月錄繫囚

自是每歲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是月遣

使撫閩獨江浙所至存問父老踈決繫囚

此我朝愛民之家法而真宗又從而廣之也

講又

見太祖太

宗仁政門

常平倉

景德三年正月置常平倉每州計戶口量留上供
錢擇清幹官主之委司農總領三司毋得移用歲
餘萬石止於五萬石

察刑獄

蠲逋負

咸平元年四月旱遣使分諸路察獄蠲逋負用判
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繫
囚三千餘人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又謂輔
臣曰宜悉取民弊着為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
小者即為減免

咸平五年正月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使時洞溪

蠻入寇謂至即命罷兵自入其所居從吏不過二
三人蠻人服其息信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萬餘人
峽之諸州施尤近蠻食常不逆而道狹難饋有鹽
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迺每三十里置舖
舖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
以次達巫山於是施州得粟與他州等矣

漢唐之小人易知我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
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
人之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
我朝之指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

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自今
觀之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
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為判官之時
一欽若也為參政之時一欽若也為轉運之時
一丁謂也為宰相之時一丁謂也欽若丁謂始
為君子終為小人故當時知二子之奸也王旦
李沆而已上欲用王欽若王旦言祖宗朝未嘗
使南人當國寇準屢言丁謂才李沆
曰如斯人才則才矣
可使之在人上乎

行磨勘

咸平四年四月罷郊恩迂官行磨勘京朝官法

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請罷之

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四年七月立京朝官磨勘限三年方得遷官

祥符五年陳克宮判流內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

者特陳其狀擢之京官

景德元年六月引對群臣升擢上密采群臣有聞
望者得邊肅等二十四人皆引其對升擢之時號
為二十四氣

三載攷績岳牧皆預歲終廢置群吏咸在後世
徒織悉於小吏而濶畧於公卿大夫今罷郊禮

之恩而行磨勘之法於選人則舉孤寒無援之人而擢之京官其寬於小而嚴於大可知至於採聞望而用人則又不待行考課之法此又真宗之微權也

減冗吏

咸平四年六月減冗吏計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

去國初之遠而吏之冗至於十九萬五千餘人何其多耶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去宗諸路之吏然自是而後吏愈冗而愈不可去矣此識

者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說也

西夏

咸平四年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咸平五年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經略使齊賢請募江淮荆湖丁八萬上謂擾動人心且使南人戍北鄙亦非便田錫上言宰相不練兵事未委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三月李繼遷陷靈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絕救援不至故也

咸平六年李繼遷死德明襲位

景德元年二月李德明請降知鎮戎軍曹瑋上言
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畜之後更
難制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趙德明納款以七年詔諭之德明
獻靈州

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見太宗西夏門

李繼捧來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之法遽

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啟繼遷之叛其

失一也太宗興國三年李繼捧來朝願盡獻其地其弟繼遷遂叛然繼遷之

叛其始亦不過邊庭叛將耳自其賜以國姓名

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啟其驕心其

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於中國並立而為夷

狄也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

地自保吉既降朝廷復賜以五州夏緩銀靜宥五州並見太

宗朝西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啟其入寇之心

其失三也夏三失

棄靈州 築綏州

咸平四年十一月詔議棄守靈州右僕射張齊賢

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州必爭之

地不可棄獨李沆與楊億意同奏曰名繼遷不死

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
則閔右之息肩矣明年繼遷陷靈州裴濟死之

咸平五年四月罷築綏州初邊城有請城綏州以
遏黨項者朝臣互執利害上命洪堪等按視還言
其便乃詔孫全照往經度之全照言築之非便復
命知天雄軍錢若水按視若水既往罷其役初若
水率衆渡河分軍布伍咸有節制上聞之曰若水
儒人曉武事深可喜也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坑楊億之
言為非李坑楊億不當言棄靈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

言為是而以洪堪之言為非洪堪不當言城綏州蓋綏不

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言曰靈武

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戎狄之地廣且饒矣

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令

而為一二患也莫比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

匹馬南來咸取足手西戎既剖分為二其石乃

西戎之東偏寔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

偏秦經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

而為一夏賊傑點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

馬從何來三患也諸築溥樂耀德工城以通河

西之振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
唇齒與舍靈武何異後韓魏公以亮之言為然

西蕃

祥符七年三月授唃廝囉官

渭州蕃族
首領也

祥符九年九月秦州屬羌寇邊曹瑋敗之先是翰
林學士李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
非法也上因問關兵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
方冊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
自探取具疏某處當番兵若干餘悉赴塞下上顧
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果犯邊秦州方出兵

復召迪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捷書至上謂

迪曰卿何料事之審也曰唃廝囉大舉入寇使謀

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勒兵不

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唃廝囉李繼迁均之為西蕃首領也惟朝廷與

繼迁以國姓則繼迁驕與廝囉以官則廝囉叛

蓋無駕馭之道而徒施羈縻之術所以長其驕

而速其叛也若曹瑋者可謂良將耳能知廝囉

之必叛策德明之可圖料元昊之必友此其知

豈徒決兵家之勝負而已哉

契丹

咸平二年十二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時十一月郊柳開上書郊禮畢十五七日間速起聖駕者近河北契丹自退先是鎮軍定都部署傅潛嘗擁兵八萬畏懼自守驍將楊嗣等屢請戰傅潛不許戰勝又抑之上怒下潛獄法當斬詔特貸公議憤惋

景德之役寇公決策親征以萬乘臨危事亦至難也然試考之太祖之平淮南平澤潞太宗之伐太原伐契丹未嘗不自搃戎蓋是時天下多事君臣上下不得高枕而卧身屬橐韠足履行

陣耳聆金鼓蓋常事耳然我真宗咸平二年

契丹入寇固已親征至大名矣則寇公後日畫

謀挫虜而寇公之功亦不止於親征之一決而

已論寇準後日畫計射殺韃
覽使之屈膝請和之不服

景德元年閏月契丹大舉入寇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陳克叟

請幸蜀王欽名請幸江南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

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之以釁鼓然後北伐又以欽

若多智恐望有疑惧曰上出之判天雄軍十一月

車駕親征至澶淵準固請渡河殿前都指揮使高

瓊亦贊之瓊謂馮極曰何以不賦一詩詠退鹵耶

鹵騎將韃覽中弩死

十二月契丹請和韓杞入對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詔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戒約而還初虜使來議和準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是役也惟雷有聲赴援威聲甚振

準在澶州每夕與制誥楊億痛飲戲誼諱達旦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準如此吾亦何憂

景德二年正月選河北守臣李允則知瀛州馬知節知定州是月省河北兵二月減上供紬絹立沿邊入粟補官法

陳堇中曰當時者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鹵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繫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嵐竒軍則賈定走之寇瀛州則李廷渥敗之攻天雄則孫

全照却之抵澶州則繼隆禦之兵將若此則親
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
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
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
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法度正一
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
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寇準之功
不在於王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
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
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

殺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韓
覽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
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鹵也遂使
靖康坐視鹵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以景德
既和詔邊郡無邀鹵歸所以示失信也遂使靖
康鹵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鹵不追其守不
追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
準之言至是驗矣國勢強而後可和靖康之時
與景德之事勢大別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
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澶淵之役而

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
扶馬風公知節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
至直

盜賊

至道三年八月西川戎卒劉盱叛攻掠蜀漢等州
益州鈐轄馬知節招安使上官正討平之自起至滅
凡十日正初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將行舉酒
屬諸校曰此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為尔死所
矣

咸平三年正月益州卒王均反以雷有終討平之

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轉運使馬亮全活甚衆

初張詠角蜀還聞冕代已曰冕非撫衆材其能緩

輯乎知益州朱冕寬弛

咸平六年四月以張詠知益州民間誅至鼓舞相

慶公知民信易嚴以寬上遣使諭旨曰得卿在彼
朕無西顧之憂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盱興劉盱之徒方平而王
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其民勇捍而又狃於
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
忠定也平劉盱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朱冕

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
張詠太宗朝化李
李順賊黨為民見

宦官降
盜門

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
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桀一鶴自隨
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蜀為擇詠非為詠擇蜀
也此為抃擇蜀非為蜀擇抃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八

仁宗皇帝

乾興元年 天聖九年 明道二年 景祐四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八年 皇祐五年

至和二年 嘉祐八年

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皇太后同聽政

三月定視朝及講讀日隻日視事隻日召近臣入

侍講讀

十一月初御講筵召侍讀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講

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隻日至是雖隻日亦召

侍臣講讀王曾以上新即位即近師儒故令孫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竦然退聽

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上因問侍制馮元三代制度元悉引經以對上嘉嘆之

四年閏月召輔臣侍經筵崇政殿宋綬錄孝經論語

要言及唐太宗帝範明皇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奭嘗掇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

天聖九年閏月宴孫奭于太清樓奭時為翰林學士年高視昏或陰雨即移御坐於閣外奭每講前

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上施于講閣

景祐元年正月置崇政殿說書初上問孫奭誰可代講說者以賈昌朝為對

二年正月置通英延義二閣盛度賈昌朝講讀經史昌朝誦說明白上多所質問楊安國請書無逸於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置之於左

四年三月置天章閣侍講以賈昌朝楊安國兼之又御迓英閣講唐書春秋上曰丘明文義極博但其間詭異則不若公穀之寔安國嘗講易至山下

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上善之又嘗講周禮大荒大禮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歲歉持兵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奸上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更於飢莩起為盜賊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讀故事臺丞無侍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

是年林瑀撰周易天人會元記瑀言上即位其卦直需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珍好之美則合卦体上駭其言斥之罷侍講

四年賜近臣御書一曰遵祖訓上嘗謂輔臣曰迨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

寶元二年趙師民上書曰帝王治典與品庶異天下無事右文之治於是乎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備於是乎出令中外小有事臣等不進見二年矣無乃以為先王之遺籍可以講於無事之日而不定贊於有為之時乎

皇祐四年內出欵噐以示講讀官太宗作此噐真宗著論上制不後述焉

慶曆四年著危筭論一篇分賜近臣

祖宗好學世為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序謁先聖勸宰臣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末復日御經筵體務亦不廢而日御經筵自仁宗始於是崇政殿始置說書天章閣始置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

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講觀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然是恃其制耳君子將觀其寔為自古奸臣欲昏人主心術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而不使之觀史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書則置湯武稍可以警惧上心者則抑而不進而我仁祖所講之書上自六經下至諸史雖以國風譏刺之事且以為鑒戒又有安經筵之上不講春秋不講禮記而專進王氏之新經字說者哉自古經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選蓋精神氣貌

之感發威化文辭之著見於講磨麗習之間有
薰染浸灌之益此豈諛聞卑見之士所能辨而
我仁祖所講之人則皆孫奭晏殊賈昌朝之徒
至林瑀需卦宴樂之說則必却又安有崇觀奸
臣倡豐亨豫大之說得以投其隙哉然聖學之
所以成就者又有自來矣蓋自真宗不置翊善
記室而置王友有以養其德於潛龍之時仁宗
時為太子真宗不置官屬而置王友
自孫奭入
侍上或左右瞻矚則拱立不講有以格其心於
即位之日格心有人
典型在前邪佞自退使旁

無重德以導具敬畏之源則玩狎之意萌恭遜
之寔衰聖學之本不立矣何以新我宋守文之
治功哉

正紀綱

抑內降

天聖元年錢惟演樞密使未幾馮極言惟演太后如
家不可預政遂罷之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言
其奸險者遂以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所侍賁
奏示之惟演猶頌望詠曰右相惟演當取白麻裂之
天聖四年駙馬柴宗慶求使相王曾曰先朝石
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方除使相不許

明道二年四月上始親政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
祈恩凡內批有司未得行者審取處分中外大悅
王德用簽樞密初德用為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
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比干軍政乎不與

景祐元年謝絳請罷內降皆詔令皆內中書察院
然後施行

康定元年十月詔內降執奏上性寬仁宗戚有求
內降者或不能達乃有是詔

皇祐二年九月大享明堂時張堯佐覲執政內侍

求節度御史彭思永言外戚秉政官官用事非宗

社福申嚴內降執奏法

慶曆四年九月杜衍為相務裁僥倖每內降思率

復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上謂諫官歐

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朕每以

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封還也

我朝立國以仁意為紀綱為輔太祖太宗

之紀綱摠於人主之威權故太祖太宗之世無干

謁之門無倖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攬權不尚威

令以仁厚容養臣下是以官闈之請求燕閒之

私昵皆其所不免者然當時有求內降者聖訓以為杜衍不可後宮或有過制聖訓以為臺諫不汝容也國勢莫寬于仁宗之時而紀綱亦莫振于仁宗之時蓋有朝廷之公議在也主意故惟演為樞密使宰相馮極以為不可欲圖相位御史鞠詠以為不可崇宗慶求使相宰相王曾以為不可內侍求節度御史彭思永以為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內降而王德用之武臣亦不從內降以干軍政則當時公議可知矣然為杜衍彭思永者易為馮極鞠詠者難處明道以後

之事易處天聖以前之事難蓋當人主聽政事權歸一則其抑內降也易當母后臨朝倖門易開則其抑內降也難斷案

遠女寵

裁外戚

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美人有寵諫官王素言及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諫即命官臣各賜錢押出東門上為之泣下

王曾罷太后姻家通謁曾多所裁抑進退士人莫有知者曰夫執政者恩欲已出怨將誰歸范仲淹嘆服其言

慶曆八年上語二府以張貴妃有扈蹕之功樞密
夏竦昌言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言皇后在而
尊貴妃古無是禮執中在相位竦然敬從其言抑
妃尊后

夫人臣名怨於天下不一端也減任子則公卿
怨汰冗兵則卒伍怨核軍籍則主帥怨退濫賞
則胥吏怨限民田則豪民怨抑外戚則宮闈怨
杜內降則祈恩澤者怨嚴薦舉則處選調者怨
精考課則怠職業者怨誠使人皆避怨而免禍
也則私爵賞以媒譽借國法以市恩天子誰與

任事乎任事則當任怨

尊太后抑外家

天聖五年正月朔上皇太后壽晏殊罷殊嘗論張
耆不可為樞密使頗忤太后旨罷知應天府殊至
府大興學校范仲淹居母憂殊延之以教諸生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

天聖六年劉隨罷諫職時太后未歸政隨請軍國
常事專取上旨太后不悅
天聖七年十一月范仲淹罷為河中府通判時上
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仲淹奏天子有事親之道

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向之儀若奉親于
內行象人禮可也今碩與百官同列虧君体損主
威不可為後世法晏殊召仲淹詰之曰不以今日
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初薦充館職作書遺殊申
理前奏又請太后還政

九年十一月解曹修古言職初太后兄子劉從德
以外家恩寵無比從德死推恩祿姻戚及僮僕幾
八十人修古上言太濫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
人碩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
官貧不能葬賓伎賻錢五十萬季女泣曰其回索

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
議大夫賜錢二十萬

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以太后親政之時而
晏殊仲淹修古之徒敢於忤旨則直言之風雖
奮發於慶曆之時而寔胚胎天聖之初矣

明道元年宸妃李氏薨生仁宗初皇太后以上為

已子太后劉氏而李氏嘿處先朝嬪御亡者后夔
然曰宰相亦與官中事耶有頃曰卿何為問我子
母對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於是三司發哀
成服備官伏葬之

二年正月聖太后崩四月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小過以全大德戒中外無得言垂簾事

四月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于禁中通表祈恩凡內批有司未得行者審取處分中外太悅呂夷簡諫八事曰正紀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一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以李迪同平章事焚垂簾儀制五月詔從御史龐籍之請籍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

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夫子御史

天聖之初此一時也明道二年之後此又一時也天聖之初政在東朝太后天下猶未見人主之德自明道二年四月親征之後抑內降正朝綱攬斥張耆夏竦陳堯佐之徒而擢用范仲淹孔道輔龐籍輩天下駸駸向治矣嗚呼明道二年之親政積而為慶曆嘉祐之盛元祐八年之親政變而為紹聖元符之紛紛人主可不謹其

幾乎東朝還朝則一而仁宗哲宗親政則異入
主可不於用人而謹其機乎

教宗英 立儲嗣

嘉祐元年八月韓琦為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
室賢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器識
是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先是知諫院以上春秋高
而未立儲嗣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
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
下之大公也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
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擇宗

室賢者異其禮物而施之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
却累上不報上泣曰朕知卿心卿言是也當更俟
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者百餘日鬢髮盡白由
是卒解言職朝廷亦不能奪也

嘉祐三年范鎮知制誥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
言冀上心感動曰陛下許臣又三年矣願早定大
計後司馬光復復見上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
出左右之意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
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

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韓琦等皆曰敢不盡力

嘉祐六年十月皇姪起復知宗正事英宗上在位

四十一年皇嗣未立韓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

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

帝中材之主猶能之况陛下之聖哉遂與曾公亮

歐陽修又極言之明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宗

寔方服濮王服乃詔起復

嘉祐七年八月立宗寔為皇子琦至中書召王珪

草詔珪對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此決

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其議遂定

嘉祐定嗣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者見之定

也紹興建儲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者謀之

決也紹興十一年上曰普安郡王甚賢可議除

少保傅相復曰此事出于朕意而非因臣下建也

宰相 執政

乾興元年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謂庇雷允恭

擅移陵寢王曾以計紹同列講獨對直言丁謂色

藏禍心太后大譴謂尋貶崖州京師為之語曰欲

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同知政事
宗道嘗于真宗前曰臣在諫列而諫柰何以歎厭
之御筆題殿柱曰曾直後判流內銓患銓格煩密
及知吏奸多匣革之

遠小人之法不可以不嚴而去小人之幾不可
以不密故來鄭朋揚興之奸者陳蕃失於不密
遂激為朋黨之變唐其露白馬之禍李訓鄭注
皆蹈幾事不密之戒也丁謂之奸真宗晚年欲
去之矣寇準被酒漏言失於不密及有厓州之
行至是謂之烽焰愈熾內倚宦官雷允恭貴戚

錢惟演為奸外與曹利用林特等為黨者拔山
矣而曾一旦去之其幾密也故雖以計傾之而
當時公論亦不以為禍焉王曾去丁謂其幾密
諸子勳停三第降黜朝論稱快

天聖元年九月馮極罷 極氣臯嚴重以病去位以

王欽若同平章事閏月寇準卒于雷州歸葬道出
公安人皆設祭折竹植地掛紙焚之逾年枯竹出
筍因謂立廟號林竹寇公祠

天聖三年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六年二月薨
天聖七年正月曹利用罷 以使相判鄧州 初太后

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內侍羅崇勲得罪后使利用召戒之利用去其寇憤言斥良久崇勲耻恨會利用從子納為趙州監押州民訴其不法奏上崇勲請注鞫之即受命晝夜疾馳鍛成其獄納既誅利用貶房州至襄陽為內臣楊懷敏道令自盡

前輩謂李斯讒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遇禍尤慘于非鮑高譖穰苴於齊死之後鮑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遇禍尤慘於苴利用與丁謂譖寇萊州公有不臣議準既南遷

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米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于影響非自取歟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辨之士窮于辨道德正直之士為無窮斯言得之

三月張士遜罷利用之薦也利用馮寵自恣士遜

依違其聞時人目之為和鼓是月以呂夷簡同

平章事夏竦薛奎參政

明道元年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明道二年四月上始親政呂夷簡罷郭后罷之出

處見尊太后門并講入

以李迪同平章事三德用

簽樞密院事

是年十月張士遜罷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
奏令參知政事宗綬類中書總制景祐二年上之
凡四百二十九冊夷簡語又曰自吾有此例一庸
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是年謀廢皇后郭氏夷簡
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

景祐元年八月以王曾同平章事樞密使曾為人
周密沉靜辨博有餘言國家事或日至盱乃出不
道省中語每席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正
如有尺寸未嘗過闕

前輩謂霍光出入殿門進士有常處即僕射視
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少主政
自己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
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王
沂公為相王曾每廢朝大盛服正色即謁者視
進正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
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者設示亦無
歉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天子所取
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若
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哉

景祐二年二月李迪罷 慶曆七年薨上篆其碑曰
遺直以王曾為左僕射平章事

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但任事日久
多所專決論議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
夷簡納賂市息

一仲淹也王曾力薦之夷簡力斥之則不相協
之根在此矣

是月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寶元元年二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
無所建明堯佐亦援漢故事求免

是月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曰
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盖由此也

康定元年五月張士遜罷 元昊寇邊軍務慎委士
遜無所補以呂夷簡為平章事 范仲淹改陝西都

運使過闕上遇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謝曰臣聞
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

慶曆三年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
殊兼使殊乃平章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
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
廢止令中書同議樞密及張方平請廢樞密上乃

追用弼議而有是命

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院北虜方橫因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邊事孔棘則以相臣而謀兵政誰謂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失計量其出入以制國用則民庶幾少寬矣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孫沔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年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綱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痛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人地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求得君一人而已乃今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以奸而易使者為翊翼是禹不獨生於漢而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上不罪之夷簡曰藥石之言恨聞此遲人服其量是以久疾求去

夷簡之罪莫大乎因私感而預置華之議孔道輔范仲淹言郭后不當廢夷簡以為當廢故郭

后遂入道封冲妙禪師宮名瑤華因此事而忌
富弼之能富弼再使契丹夷簡欲害之注見契
丹門夷簡之功莫大于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
之直言君子論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景祐二年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樞密使

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慶曆四年九月晏如罷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
使

五年正月罷為相總百二十日以賈昌朝為平章

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四月章得象罷得象

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然亦無所建明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十月詔宰相免樞密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請

慶曆七年正月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

諫官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執中論議素不
合不可使共事

八年閏月以文彥博為平章事五月夏竦罷以宋
庠為樞密使

皇祐元年八月陳執中罷河決民流災異數見言

者屢攻之以宋庠同平章事庠為相儒雅遇事輒
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曰遂詐特明殘
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三年三月宋庠罷十月文彥博罷以龐籍平章事
四年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有忍
四方輕朝廷

五年二月復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

上欲狄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曰昔曹彬

平江南太祖只賜錢二十萬青雖有功未名彬
之大名賞以此官富貴極矣異日更立功將何
官以賞之乃有是命

閏月以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執中在相位雖無
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論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
中書嘗有佳缺其友壻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
奩中物安可固求時議偉之然不由第進故專抑
儒生

至和元年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契
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初孔道輔死

或謂德用曰道輔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以職
言豈害某哉朝廷無一忠臣可惜也

七月梁適罷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元憲殊雖早貴而奉
養清儉善於知人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
弼楊察乃其壻也

六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是日宣
制士大夫相慶以為得人上語彥曰朕用二相人
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乎龐籍曰陛下既知二臣
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

功名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
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官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撫然曰如此則富弼耳
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宦官官妾便於小人而不便于君子者也後世
人主除拜大臣不詢于外朝而詢于內朝則過
矣故石顯者禹共元城之所倚也梁冀胡廣趙
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倚也此自

古小人未嘗不與官官官妾外戚為一者議論
正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
不得而知內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知之也小
人多倚官官官妾之勢

嘉祐元年八月狄青罷判陳州以歸琦為樞密使

十二月劉沆罷

三年六月文彥博罷以使相判河府

六年三月富弼罷以母喪去位

四月以色極為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樞密使

胡宿樞密副使歐陽修參政知事時韓琦為首相

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之事問修百官奉法循禮

稱治

呂文穆以事權歸同列而但喜用人自謂真宰

相事韓忠獻以凡事問集賢而自決大事人皆

謂得宰相體

大臣不自用而用人文穆即呂蒙正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九

仁宗皇帝

臺諫

天聖元年四月令近臣舉官充臺諫

天聖元年先是錢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曰右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際命喜曰不辱吾筆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諫院先朝雖除諫官未嘗置院至是從諫官陳執中之請

二年十二月嚴選用臺官法先是宰相李迪除張
沔韓之為臺官言者為臺官必由中旨乃宗祖法
上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
無敢言者矣

是月廢皇后郭氏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孫德祖范
仲淹等十人伏閣奏門者闔扉道輔扣環大呼言
后無過不可廢呂夷簡以當廢狀告之美人尚氏
有侵皇后語批其頰上救之誤領上大怒且曰廢
后固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
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

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
金楊偕言願得皆貶時可楊簽判富弼言朝廷一
舉而二失後近且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
直學士上曰是雖詩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命道
輔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祐元年二月置御史裏行以張宗諱孫沔為之
御史裏行始此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
諸偽國後忤上意歐陽脩責中丞杜衍曰介一介
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舉動耶

景祐三年五月罷仲淹禁越職言事集賢校理餘
靖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館
閣校勘尹洙言仲淹嘗薦已不可苟免皆貶歐陽
修乃貽書責高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
無此今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
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若訥忿以其
奏貶修為夷陵縣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
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

慶曆三年三月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修知諫院
余靖為右正言

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激勸素以詩奉之遂命知
諫院當時謂之四諫

是年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從知制誥田况之請
况言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採問比及論
列或至後時
十一月復監察御史秉行景祐初置既而又闕不
除以李京包拯為之拯前知瑞州歲滿不持一硯
歸

四年八月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
十月蔡襄罷五年正月孫甫罷論陳執中不可執

政於是兩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復言事御史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員後不除至是復除

八年翰林曾公亮薦趙卞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曰鉄面御史

皇祐三年十月唐介貶張克佐姪女有寵一日迂四使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引揚國忠為戒不報又介與諫官包拯等論列卒奪宣徽景靈兩使又平章文彥博為間金竒錦因中人獻官擅

得為執事上怒貶介彥博亦罷

唐介彈大臣并

以中奎包拯乞由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結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吳奎罷

四年三月包拯罷

五年八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介貶不二年復召議者謂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職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中丞孫卞所薦也卞未始識其面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鉄面臺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馮遵呂景初吳中復臺職時並
為御史初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為遵等極陳
其過左右或言御史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
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謫知制誥蔡襄以
三人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付他舍人亦莫敢當
者遂用熟狀降勅

二年六月張昇為御史中丞上書言昇清直可任
風憲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時號為三
得人八月置臺諫章奏簿從范鎮之言也所以
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祐元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因言儲嗣未立章凡
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詳見定儲嗣門
十二月中丞張昇論劉沆凡十七章上以昇指切
時事無所迴避罷劉沆

三年六月以色極為御史中丞極言太子天子之
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為臣行年七十且無子
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

六年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上謹習疏
皇祐五年五月孫忬為御史中丞諫官韓絳忬非
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忬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

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提給者晉大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趨令視事

國初官以定俸寔不親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寓祿耳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則諫官之權猶未重也國初三院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與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臺官之權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諫官之職天禧初置言事御史所以舉臺

官之職然當時臺諫之官雖重而臺諫之職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劉中丞全臺屬各舉糾彈之職而後臺臣之職始振乾興元年劉筠為中丞全臺屬各舉糾彈之職自孔道輔范仲淹敢於抗夷簡唐介敢於抗彥博一梁適之用事則馬遵率數人言之一劉沆之得政則張昇凡十七疏論之而後臺諫之權敢與宰相為敵矣事寔並見本是何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

之風采故其進退臺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
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實寄
於此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
中丞諫官必出于人主之親擢雖李迪呂夷簡
之親亦不敢進擬諫官御史所以公其選也自
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選人李
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臺諫言
事許以風聞不得窮詰雖以執中夏竦之佞亦
不敢與臺諫爭辨曲直所以重其權也自安石
執政行青苗之法始命李常分析舉朝爭之以

為不可助法之法行又命楊繪分析執政以為
不可則宰相得以奪臺諫之權矣臺諫之權常
存體貌自唐介之外其餘無貶斥者不一二年
亦復召用所以復其遷而輕其責也自熙寧之
初始有罰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責
其監當而臺諫之受責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
之風采為紀綱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權為紀
綱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寬安石之心潢潦之
量也 兩朝臺諫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紀綱甚振

景祐二年貶孫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輔范仲淹

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縉紳盡懷
緘默為監察御史以言事貶廢后者非仁祖之
本心也而夷簡寔贊之諫官伏閣乃仁祖美意
也而夷簡力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
之一變也

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
簡貶知饒州後至今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入
主而得罪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人臣則難
范文正公以忤呂申公貶而申公亦以文正罷
唐質肅公以忤文潞公而潞公亦以質肅罷仁

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氣如此然異時申公不

惟不敢憾于范文正而西事之興且與之戮力

出處見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質肅而還翰之

元吳門日必與之俱召而後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

聖君賢相伸臺諫之氣唐介初宰相文彥博其
後再入相首薦唐介復君用焉

給事中

起居舍人

景祐三年十二月嚴宣勅銀臺法時宣勅劄子多
不經本司李絃言者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
勅非銀司不行

慶曆元年以富弼知制誥初因侍劉從願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久之還封富弼當草制遂封還詞頭後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修援弼例封還後遂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守臺職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中丞孫沔累疏爭之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亦乞由遵等皆不報皇祐元年楊懷敏除副都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謂宰相曰有此故事

否文彥博曰迨來富弼以封還上意解司馬先言唐制詔書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

給舍主封駁臺諫主論列其職均也然給舍獻替於先臺諫追救於後命之於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舍所以為重也蓋自慶曆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弼當制封還詞頭給舍之封駁昉乎此矣至其後宿援弼之例而駁楊懷敏歐陽援弼之例而駁張可久蓋自

是而其職與臺諫均美給舍封駁於其先其職尤難於臺諫也

嘉祐五年八月蘇洵試校書初歐陽修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至是趙抃又薦之乃就除

祖宗法度寬簡上之所作成激勵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盡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于太山而處之胄監師儒之地拔蘇洵于眉山而處之客臺禮閣之中起程頤于西洛而寘之廣廈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

出二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兩制

歐陽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帖閱之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嘉祐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去冬除安石及司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授安石辭之辭至七八月乃受從是徑遷制誥安石遂不辭官矣授以館職而辭館職授以起居注而辭起居注人皆服其遜初受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因辭命

修起居注又辭章余朝廷不能者至於嘉祐之
除制誥熙寧之除學士則不復辭其小而受其
大入遂以前日之辭官者荆公之詐也今日之
不辭者荆公之奸也未為深知荆公者矣蓋荆
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減于范文正而自是其
規模廣大又非一官一職之所能盡迨嘉祐之末
其實行已足以取信于人熙寧之初其虛名已
足以取信于君固將以大有為斯世獨惜夫志
大而學非也誅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
修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論

史館

慶曆五年十一月國朝會要成王洙編修自建隆
上慶曆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祐四年歐陽修為更撰奏云比年以來具員而
廢職其所撰述簡要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
體皆略而不書欲乞歲終命宰相親至史院點檢
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賞罰
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乞更不進本

館閣

天聖六年宰相張士遜請以其子為校勘士日館

閣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魯宗道曰館閣
育天下真才豈純袴子弟得以處耶歐陽修告英
宗曰今兩府缺人必取於兩制缺人必取于館閣
館閣者輔相育才之地

天聖六年以范仲淹為秘閣校理嘗移書執政曰
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
當時致君者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
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
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然窮則變則通
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變其道使

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為
血為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

天聖元年范仲淹為大理寺丞上書請救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草延賞之弊且曰
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
德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
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節慨然有
志于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興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敢

哉王曾見而偉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
薦人充館職曾為殊曰公寔知仲淹捨而薦此人
乎

范仲淹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于熙寧也仲
淹草弊之規模已具于天聖上宰相書于上皇
帝之書王安石變法之規模已具于嘉祐中上
書熙寧初入對之日也今觀仲淹所言窮則變
變則通即安石變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則
武備不堅即安石強兵之說也其言士曾未教
則賢才不充即安石所謂教之非其道之說也
其言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即安石所謂理財
大抵無法之說也其言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
即安石所謂優恤農民之說也其言人主納遠
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
即安石歆法堯舜而不法太宗之說也其言刑
法之吏知絲髮之輕重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
病則往々謂之急務或有政教之源流議風俗
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々
謂之迂說即安石所謂人君出而親事不過有
司之細故未嘗如古之有為之君學士大夫討

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說也把仲淹安石對說二人上書並見名臣言行錄以後轉處說仲淹規模與安石大異然所謂固邦本者在於舉縣令擇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舉官之擾也厚民力在於復游散去冗僭而已非有青苗市易之擾也重名器者在於謹選舉嚴教育而已非有新經字說之謬也脩戎狄者在於舉將才寔邊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將官之擾也杜奸雄者在於朝廷無過生靈無怨非有人言民怨不足恤之議也范仲淹移書執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設皆有預定之規模其與書生漠然不著于用者由其所學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

慶曆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令輔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急務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仲淹參政弼樞密琦宣撫陝西然事有先後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廷之所能也仲淹退列奏十事一日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内外官須滿三年在京官須滿五年乃得磨看二日抑僥倖任子法弊冗濫日增請

罷少卿以上乾元節息澤正郎以下右監司邊任
須在職二年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
閣三日精貢舉諸路州軍學皆置教授其取士科
進士先論策後詩賦兼通精義發解者不封卷自
叅改履行無闕者以名聞四曰舉官長刺史縣令
多不得人請委二府先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
委兩制三司御史臺諫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
五曰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不能安廉請
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請下諸路令吏民
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別定勸課之法以減漕運

七曰修武備請約府兵法募畿強壯五方為衛士
以助正兵八曰減徭役請省縣邑戶少者為鎮其
不應受役之兵悉歸之農九曰覃恩澤蠲除逋負
而所在廢格主息違者重寘于法十曰重命令百
司建立法度率爾頒行旋復釐政請先委政事之
臣叅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薊以北拓拔得靈夏以西其間
豪傑皆為之用我當時以勅敵庶幾可禦乃別為
二策以止僥倖去宿弊及易監司之不才者仲淹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

烏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嚴監司選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遷
林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日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館職格更補蔭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
二曰抑僥倖也限職甲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日均
公田也

四年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此用仲淹所
上中事三曰精貢舉也五月減徭役法此用仲淹
所上十事六曰減徭役也並係仁宗行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出宣

撫河北避夏竦之謗而出時按察使多所舉劾人
心不安蔭不思簿磨勘法密僥倖不便而朋黨之
論滋起矣

九月詔戒按察使苛刻則是色極言之也十月詔
戒朋黨苛刻

五年二月罷宗朝官保任取遷法從御史劉元瑜
之請也罷蔭補限年法從余靖之言也其慶曆三
年制勿行

三月復科舉舊制：詔揚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轉運罷兼按察時執政改范仲淹富弼行事

故因肆赦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俸罷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堂主安靜之說而弊事不草積而至于慶曆此當變之事也李沆王旦自韓富范公之志不盡行積弊相仍極而至于熙寧此亦當變之時也令覲仲淹所上十事與安石所變之法合而論之熙寧二年遣使農田水利亦欲厚農桑也熙寧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備也四年更貢舉法亦欲以精貢舉也四月定選人改官條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補註官法亦欲以抑僥倖也

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減繇役也建三舍法亦欲以重學校也均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先是仲淹安石同處然國家自藝祖仁宗雖有漏闕敗壞之處而未有熟爛腐敗之形慶曆諸公之本旨杜一隅補一隙之智也熙豐大臣則以一隅之損而類其四圍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奧也安石紛更惜夫仲淹去則法變而安石自罷相之後熙寧七年罷相安石之身雖去而安石之法未嘗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變安石之法至寧寧大觀而愈不變仲淹得政之

淺而安石得君之專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盡
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盤結而不可去也
妙論

三司使

景祐元年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詔自今三司在
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
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財賦皆
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上然之

慶曆二年四月王克臣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
今國與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
屬於是辟杜杞十餘人為判官後果辦治聞是歲
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出入財用之數會計
以聞

皇祐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況以今財賦所入多
于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祐會計
錄此段講義見真宗朝會計錄

嘉祐四年以包拯為三司使拯初為中丞彈三司
張方平罷遂代以宗祈拯復論祈以拯代之避位
久之方出

錢穀之職非他官比國初為三司使者必選計

相居之位垂執政自為計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於子司之屬皆通知錢穀而後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數同大卿監各置判官二員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員謂之子司如磨勘司馮由司之類

當時三司皆得自擇僚屬三司闕則以副使補之副使闕則以判官代之判官闕則選外之轉運為之所以專其職也自元豐官制既行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戶部及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子

司判官也然皆以為迂官之地簿書之弊猶不能救不過按其數而督之視其籍而之况望其較諸道有無制國用之多寡哉仁宗朝其專職熙豐生財之官遷變不常更見真宗朝三司使講義

嘉祐五年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獻萬言書畧曰方合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謂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于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大學之教誦稅課試而已故雖曰首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

今制祿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變耳誠能為雖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驅天下之士使為賢良進士固有時而得才然不肖者苟以此進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使之治獄又轉而使之治禮宜其人

才之難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則敗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陛下誠有意于天下則臣願斷之而已

安石變法之規模亦畧見于此書矣其大意則以立法度變風俗為急然安石謂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則一、牽合於周禮而畧闕睢麟趾之意則其意果合先王乎安

石謂今之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經字說壞未用之人才以檢正習學壞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謂朝廷有所施為變草一有流俗佞倖之人不悅則止而不能為此後日勇于去君子勇于塞人言勇於任民怨而為行新法之根本也

慶曆八年三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皆給筆札即令坐以言時政幸龍圖天章閣

此即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之意也然至是富公

北范公西韓公亦在外時政之所急者莫急於召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祐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學小學合親疎而並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異姓而參用之自嘆世無教養之術而劉德劄向之徒為推臣所忌而不得用至魏晉之朝幽閉宗室使人不得聞見麥菽不辨然後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宗親仁用賢冠絕前代然皇族鮮有聞者置大宗正司特以統之也作睦宗院

時以親之也。此安石所謂宗室無教訓選舉之
寔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熙寧新法議者
紛々而置宗室一事獨無異議。其以是歟。王安
石強言宗室一事無異議。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

仁宗皇帝

朋黨

君子

小人

景祐三年五月罷仲淹禁越職言事呂夷簡秉政
久進者多出其門以天章待制知開封府

初仲淹因論建都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
之地太平宜都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以為迂
闊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使人諷之曰待
制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待臣職余敢不勉
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處之彌月京邑肅

然五月罷知饒州禁越職言事仲淹上百官圖
因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
為公如此為私不可不察人曰漢成帝信張禹
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今朝廷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指夷簡、辨于上前且訴仲淹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以文章辨析
辭益切仲淹出知饒州獨龍圖學士李紘集賢
校理王質餞之
御史韓希宰相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
官越職言事上從之

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
者尹洙言仲淹嘗薦已不可苟免皆貶歐陽修
貶書責高者納不能辨修亦貶詳見臺諫門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余靖尹洙歐
陽修不肖斥者納也

寶元元年十月詔戒朋黨初夷簡逐仲淹踰年呂
亦罷士夫仲淹言者不已事涉朋黨

此仲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簡為相而國論為
之再變也

昔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進諫有難有

易人主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目下之過側足
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則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
諫如流聞臣之過則務為優容言事者未及言
而怨仇已結于其身矣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自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餘
年間遂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得罪者臣
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然嘉祐之
前諫人主固甚易言大臣亦豈難哉仲淹以言
夷簡去而彥博亦以唐介罷介猶御史職也仲
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於言大臣則當時容養
散言之氣可知矣仁宗之時容養直言故敢于
言大臣

君子小人

慶曆三年四月呂夷簡歸第蔡襄論之夷簡罷相
以樞密使召夏竦尋代以杜衍同時富弼韓琦范
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凡十八疏上乃罷
竦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
寔賚予衍長府兵事 毋蹶琦有奇骨可屬大

事重厚如勃惟修惟靖舍中履絜並為陳言正
色在列眾賢之道如第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
脫大奸指竦詩出孫明復日子禍始于此矣時
仲淹琦適在陝西還朝道中得詩仲淹撫股謂
琦曰為此惟鬼壞于事琦曰天下事不如可此
如此必壞後石介卒竦言不死請發介棺

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先是諫官歐陽修言仲淹
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仲淹代
之上欲用為參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
辭不拜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命仲淹宣撫是

冬還闕以仲淹為參政弼為樞密副使上使人論
弼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

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始仲淹以忤夷
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
夷簡罷仲淹自陝西還朝天子倚以為治中外想
望其功業而仲淹以感激眷戀以天下為己任與
富弼日夜謀慮興治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
難行開天章閣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
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氏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
是傾弼等乃使妍陰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撰廢

立詔仲淹弼始恐懼不安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
乃有是命

仲淹出按西北邊過鄭州見呂夷簡曰君此行正
蹈危機仲淹未喻其旨

八月富弼宣撫河北避竦之謗以歐陽修為河北
轉運按察使上曰事苟宜聞

九月晏殊罷杜衍平章事

十月諫官蔡襄罷出知福州薦進士周希孟為教
授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十一月治進院獄罷黜集賢校理蘓舜卿等舜卿

乃仲淹所薦其妻又杜衍也女少年能文章議論

稍侵權貴會進院同神舜卿鬻故紙公錢召妓女

同席會賓客王洙宋敏求王益柔等或言益柔戲

作傲歌於是王拱振諷其屬魚周詢等劾舜卿故

肆狂妄詆玩聖賢王洙等皆得罪拱振方自喜曰

吾一舉網盡矣

五年五月杜衍罷為相百二十日諫官孫甫罷二
人皆為陳執中所譖以杜衍庇仲淹弼

十月詔訪石介在亡夏竦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結
契丹起兵請發介棺以驗杜衍在兗州保其必死

提刑呂君簡曰介死必有親旌門生會葬及棺歛
之人令其軍令扶保之亦足應詔

慶曆君子之盛固石介一詩發之也慶曆小人
之禍亦石介一詩激之也何者君子小人之寔
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
用君子之名則為小人者豈甘小人之名哉正
人既指邪人為邪則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此石
介以大奸指夏竦所以激為朋黨之赤幟也觀
仲淹之始去也夷簡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以逐
仲淹之再去也夏竦以朋黨目之而諸賢亦為
之再逐然仲淹始夷簡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
及為夏竦之所斥諸賢盡為倒戈蓋夏竦用心
慘于夷簡寔激于慶曆聖德之詩也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曰
方以賴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
各為一黨在聖鑒下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於
國家何害

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
厚所至有恩郊慶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
如父

初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論富
民出金帛具牛酒往迎之盜悅往去不為暴富
弼議誅仲約仲淹省之上率從仲淹言弼曰今
方患法不舉之法而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夫導人主以誅殺他
日手滑雖吾輩不能保弼終不為然及弼自河
北出使還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徬徨不
能寐遠床嘆曰范六尺真聖人也富弼服仲淹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學所必
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
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
上壽之議雖晏殊有不能曉尊太后門寬仲約
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
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天章間條十事
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即已世矣豈天未
欲平治天下與范文正公行寔

嚴銓選

景祐二年二月杜衍判流內銓為中丞先是選補

科格繁冗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賄為奸衍既視
事即勅力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其得
本末曲折明日晚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
書銓事悉自予奪居月餘聲動京師後知審官院
如判銓法

天聖元年抑勢要是歲引改官人李師薦二舉凡
三十餘人上知其為王德用甥曰但薦勢要使寒
士何由進止令循資其後胡旦子宗堯以磨勘保
官多亦止循資

至和元年八月以賈黯判流內銓時平日以樂於
因循而銓衡徒其文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救其弊
澤在蜀三年不知父喪黯言於朝終身廢歸田里
李亢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黯引去後應舉及第
積十歲乃自首黯言此律所謂罔冒也罷之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圖曰任人各以其
材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不可不察

嘉祐二年五月詔舉行磨勘法詔文武舊臣皆陳
乞磨勘有傷廉節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
之

天聖二年吏部引對選人賈積善十四考無公私

過失雖無舉主特與改秩

天聖元年縣尉王得說多書考而無保任特與大理寺丞

人言我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然吾觀賈積善無公私過夫雖無舉主特與改官李師錫以王德用甥雖薦主凡三十人止令循資是銓選有定法而未嘗拘于法也賈黯判流內銓則有三年不通父問而廢歸田里者杜衍推典銓選則裁制如法而文吏聽行文書者是銓法雖成于吏而未嘗盡委于吏也故當時蘓紳上疏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或有異材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錢若水等三人以選人遷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論而真得法外之意也

試制科

行貢舉

天聖七年閏二月復制舉等科以待

京朝官

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然後天子親策之因盛度之化

八年六月親試書判萃科及武舉得余靖尹洙及

武舉十二人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科何泳茂材異等富弼

寶元元年八月策制科武舉考官晏殊上賢良方
正科田况張方平各六論田况與張士遜連姻報
罷

嘉祐四年八月策制科汪輔之八等言者以輔之
無行罷之

六年八月策制科得王介蘓轍言極切直胡宿
黜之上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

天聖二年三月賜舉人第得宋祈葉清臣以下以

策擢第自清臣始郊祈俱以詞賦得名太后不欲
弟先兄乃擢第一

八年三月親試舉人得王拱辰以下八百人

慶曆二年二月親試舉人賜楊寘以下四百餘人
及第出身公卿相賀得人後寘未沾祿卒富弼言
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

四年詔州縣立學更立科舉人此仲淹所謂精貢
舉之策也天章十事中所獻宋祈等言令教不本
於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覆名寘有司束以
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人才莫若使士皆著

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乃詔州縣三學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皇祐元年取進士依皇祐四年以四百人為額特奏名罷之

二年三月親試舉人殿試免黜落先是文士以恠僻相向鈎章棘句浸失渾厚修革其弊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然文自是變矣歐陽修知貢舉

國初進士無糊名謄錄之法無同保連坐之法

上之人猶未繩尺待士故所得者多名寔之人而自為宰相為執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進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來則進士得人為盛仁祖以來則制科得人為盛書判拔萃余靖尹洙茂材異等得富弼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在天聖則得何泳在寶元則得張方平在嘉祐則得王介蕪轍蕪軾可謂盛矣仁宗朝制科得人豈當時制科足以得人而進士科不足以取士耶蓋朝廷之文法有疎密人主之意向有輕重也然則欲重進士之科必

有如歐陽修之變古文則文體正矣必有如胡
安定之立學法則寔材出矣必有如范仲淹精
貢舉之條先行而後文先論策而後詩賦則天
下無弊矣法貢舉學校得人以行是法則真才
出
蘓公軾嘗議學校貢舉曰君相有知人之明朝
廷有責寔之政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君相
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寔之政雖復古之法臣
以為不足然則論取士之法者亦在乎責寔而
已當祖宗時論者皆歆先策論而後詩賦馬亮言
之於太宗馮極言之於真宗范仲淹富弼歐陽
修復以是說而言之於仁宗亦嘗施行之矣慶
曆之詔有曰先策論則辨理得以書其說簡程
氏則宏博者得以見其才此已行之法也蘓公
軾言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
固有自來矣吾觀仁宗當取士之際焚香上禱
願得忠孝狀元則其所以謹重之意可謂切且
至矣人才之盛宜哉先策論取人

變文體

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習為奇僻修

痛加裁抑榜出囂薄之士群聚詆斥或為祭歐陽
文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初士人劉幾驟為險恠歐陽修惡之會公主文
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
必劉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公為御試考官
有一論曰主上收藏精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
得劉幾矣既黜乃肖稷也時堯舜性仁賦有曰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勇形為四罪之
誅及唱名乃劉輝人曰此劉幾易名公愕然因
成其名

唐之文體至韓愈而古本朝之文體至歐陽修
而古謂歐陽與今之韓愈非溢美耳然唐文三
變非唐文之變也乃韓柳自變于下也故當時
惟韓柳之徒與之俱變而天下之文體不為之
變以其變之之權不出於上也我朝承五季之
亂蓋風俗文章屢變之下流而人心學術一新
都會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復戒
勵詞臣之浮靡仁宗復進好古篤行之士以矯
文弊是其幹旋天下之大勢轉移風俗之要樞
蓋自上始則文體之變雖在于嘉祐之時寔萌

於天聖之初矣唐文變于韓柳我朝之文雖倡
於歐陽而寔變於仁宗

置太學

命講官

慶曆二年十一月以孫明復為國子監直講明復
隱于太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郡人石介以下皆
師之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明復有經術故命為直講
慶曆四年三月詔以湖州教授胡安定瑗學法著
為太子令

慶曆中方尚詞賦獨胡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

經義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數

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
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
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學校之法前
乎此科目而已自胡海陵之學經義治事各名
其齋邊防水利隨習而處而天下始知有體用
之學援明體用之學是知窮理盡性全體大用
未及于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
乎此皆我祖宗涵養之力也

州縣院

五書院

慶曆二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衡州石鼓書院
徒而為州學書院之迹遂荒廢而不治漕臣黃總
之持受岳麓書院山長

國家肇造之初州縣不暇畱意學校而天下之
為書院者凡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岳
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亦足見人
心之學不容泯也今嵩陽應天書院邈不可考
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岳麓白
鹿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之南軒張拭晦庵朱
熹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文進取之策其
相去豈直千百驛而已哉朱文公初乞復白鹿
書院朝野誼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
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無異端兇道之居孰邪
孰害今佛先之宮大郡以千計小郡不數百至
學校教養郡縣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者
善引彼形此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如此則其
利害邪正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有所正
於彼反疑有所干請此不知其何說也議論端
的軍石鼓書院衡州岳麓書院潭州白鹿書院

南唐

減廕子

行磨勘

嘉祐元年四月減廕補額定選舉法龍圖直學士
言立法先自貴始則人無怨心乃詔兩省諫臺共
議至是議上詔二府及御史以上並寵乾元節奏
廕恩于是入仕差減矣

二年五月詔舉行磨勘法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
勘有傷廉節故自今歲滿今審官三院班舉行之
此富弼為相日舉行慶曆三年天章閣所條之
事也

慶曆三年十一月更廕補法

此仲淹天章閣所^上十事其二曰抑僥倖也詔畧
曰今之廕補推恩大廣踈宗雅齒並皆仕進其
著為令使家嗣先祿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
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

五年二月罷廕補限年法

慶曆元年孫沔言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皆得奏
篤不限賢愚繫居祿仕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乞立
人數用分級

李清臣言三歲取士八京秩者一人而資蔭入京
秩者數百人

古者將用人之才必先養人之心後世雖用人之才亦徒富貴其人之身而已古者有教國子之法故凡嫡子皆可以繼世為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所以凡列皇朝石右者無一而非可用之人也後世徒以一夫官爵之所至苟應法令則不限賢愚槩居祿士未離髻亂已紆青紫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弊此范仲淹所以欲抑僥倖此至道間所以欲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也

嚴贓吏

戮敗將

天聖元年十一月嚴贓吏法知漣水軍節度使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後不盡錄尋詔犯入已贓母入親民

天聖二年李應機知袁州貪暴除授將作上日外臺耳目所寄當職不言轉運提刑贖銅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邊鄜延都監黃德和引眾先遁劉平石元孫被執賊圍延州七日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叛命御史文彥博鞠之盡得其寔斬德和于河中府

大舜之仁於四凶之誅見之孔子之仁於西觀

之誅見之蓋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以漢文之仁欲嚴盜環犯蹕之罪重負新垣平之誅以我一仁祖之仁而賍吏者誅敗將者殺蓋不如是則是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以縱釋有罪為不苛是特姑息而非仁也彼王安石毀漢文以輕仁祖豈真知賢主之用心哉

汰冗吏

景祐二年二月汰三司吏上患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于是相率僅千人

詣夷簡又詣王曾又詣衍宅投瓦礫肆醜言於是竄十餘人行罷中丞

太祖嘗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諸路吏萬有餘人何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國體何耶論者皆以為勢之弱至此不知當時韓魏公嘗汰兵數萬人不聞有為亂兵且可汰况於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唱盡黜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

汰冗兵

慶曆六年二月汰陝西邊兵遣戶部陝西副使夏

安期如陝西市馬及議損邊費安期奏省吏員及
汰邊兵之不任役五萬人

皇祐元年十二月汰諸路兵時天下患兵冗于是
文彥博與樞密院龐籍同議省兵議者紛然彥博
籍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二臣請死之
國家自建隆以來官尚寔績士尚寔才兵尚寔
籍財尚寔數而中外之數往々皆寔政自景
德咸平以來官守格例之虛名士逞浮靡之虛
詞連營坐食而兵有虛聲版籍侵欺而財有虛
籍中外之事多出于虛文迨至慶曆諸臣興滯

補弊以回天下之習吏之庸也范公一筆而罷
十兵之冗也韓公一汰而去數萬任子可減々
之奔競可抑々之浮靡可去々之議者患兵籍
之生變也田况曰去年韓琦汰兵豈聞有為亂
者至此將師又以減兵致怨文潞公與龐蒞敏
曰果有變二臣請死之諸君子任怨而不恤者
盖以草虛文之弊也慶曆諸君子任怨以草虛
文之弊

募土兵

康定元年正月募陝西強壯兵止令防護城守不

刺手而除閱習外無得他役

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弓手強壯

王拱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兵元昊不畏東軍而畏土軍蓋兩河陝西之風土習勇悍長戰聞苟上之人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餽運為不易之兵制也強壯之兵始者若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刺為正軍矣得役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又後運糧戍邊矣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充保捷皆求為禁軍矣自隸正籍終身失業自處連營仰給縣官此張方平所以歷言於慶曆之時也論陝西土兵可用苟刺為正軍則鄉民失

潛運額

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歲漕額六百萬石景德中歲漕額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五十萬先是發運司請于六路計民稅可更得三百萬石上不許曰常賦外增量糴是重擾吾民也

漢初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自武帝以後山東漕百餘萬石河漕益四百萬石

唐初關東之漕不過十萬及明皇天寶以後每
歲二百五十一萬何其省于初而廣于後耶蓋
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蠹財也昔太祖
謀遷西京曰吾欲循周漢故事汰冗兵省東南
民力然大祖之兵不過二十萬召募之日廣供
餽之日增蓋端拱雍熙以後之事此歲漕所以
日增而自廣也惟我仁祖為定額故熙寧大臣
增茶鹽之稅倍摧酷之征而漕運之法則不敢
有一毫之增則亦前朝有定額故也仁祖立漕
運額雖王安石不敢妄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景儲大臣以為
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卞擢元為發運判官元至
命瀕州縣畱三月糧餘悉發之引千餘艘轉而西
未及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正畫漕運十四策上策善其後京
師有五年之蓄有許元則瀕于三月之糧有方正
則京師多五年之蓄

戶口數

寶元二年詔三司上戶口數上嘗御邇英讀仁宗
所撰正說養民篇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

詢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
充美賦歛無度則叛圖廢衰因詔檢閱以聞前漢
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
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百萬隋八百萬唐九百
萬太祖二百五十萬真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
萬云

戶口之數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消息
况于人乎自古養民誠未有過于一千萬戶唐
明皇之世幾之矣繁夥既極旋復衰耗是可付
之數也然堯舜禹湯大平凡三百餘年文武成

康亦太平三百餘年養之既至教之亦備無天
折札瘥及兵革之禍父祖子孫數十世為太平
之民此又可以數言乎國家戶口至寶元亦一
千萬可謂極矣然慶曆嘉祐之盛踵接於其後
何至于明皇始盛而終耗耶明皇末年天寶之
變民失其養而戶口耗

差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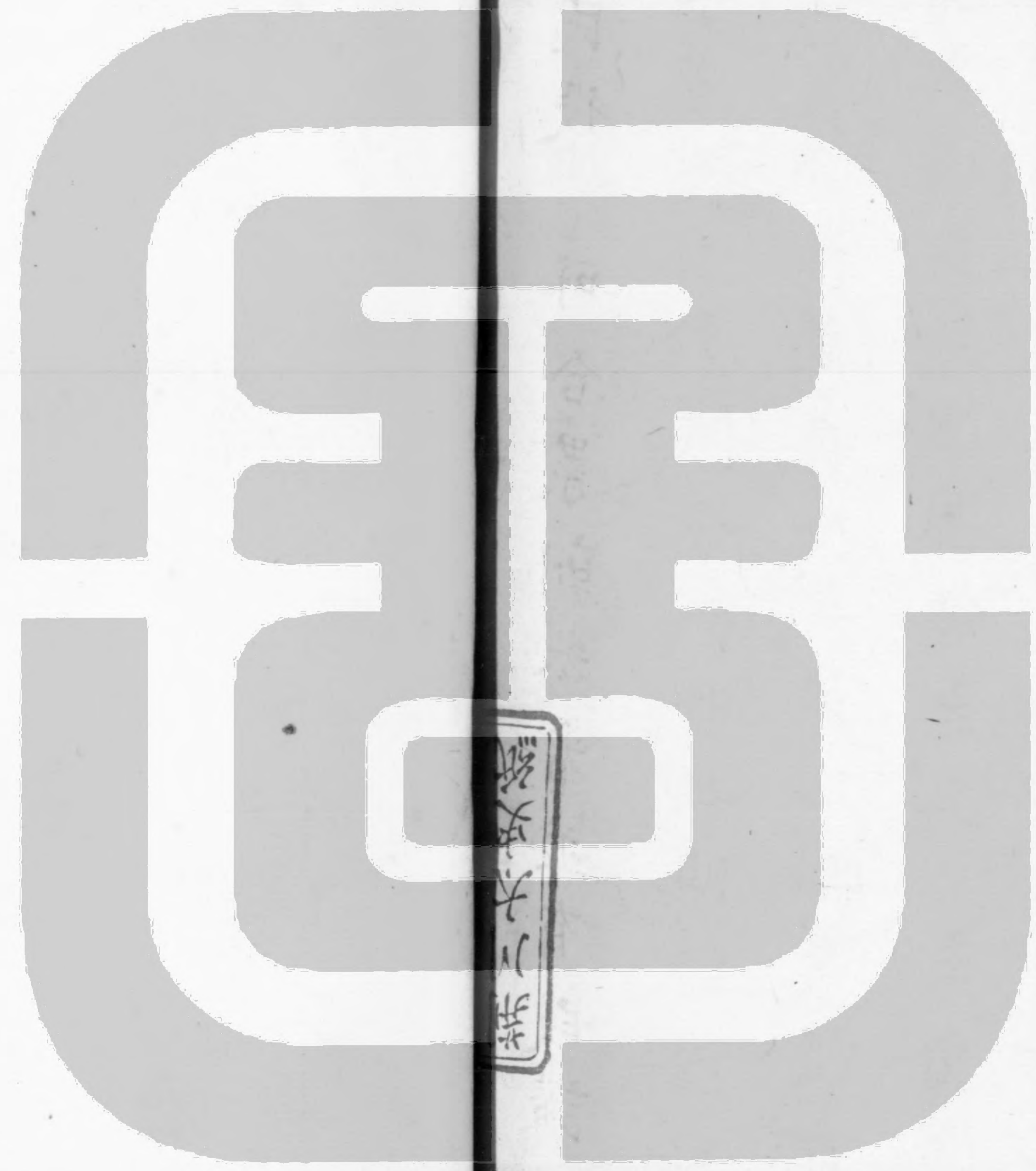
至和二年四月定差役衙前法罷里正衙前以資
彥差排鄉戶特命言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免役衙
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于繁數知

并州韓琦言每差被鄉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
貧者敗亡相繼請罷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選
物力最高者為之蔡襄亦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
遂更著法下三司頒為民甚便之

此草役差之弊也蓋差之法莫重难于衙前之
一役官物失陷則令之出網運費用則責之供
令罷衙前之役則樂於差之法使荆公而知
此則不待行募役之法矣以鄉戶衙前選物力
最高者為之使荆公而知此則雖行催役之法
亦不當及于下戶矣韓琦差役便民安石催役

擾民役

可合累朝參看並有段講



Small vertical stamp or lab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indicating ownership or a library mark.

律